

目 录

解放思南——沈廷梅同志回忆录

.....饶儒清 黄国瑞 (1)

旷继勋同志的少年时代.....张文正 (15)

记忆中的旷继勋同志.....曹仲勤 (20)

四川第一面红旗——遂蓬起义.....陈茂甫 (32)

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思南中学学生

活动追忆.....周启知 (51)

白号军起义进军路线图.....夏德忠 (65)

思南白号军起义始末(附年表).....汪育江 (67)

白号秦王眷黄..... (92)

白号眷黄译文(附原眷黄照片).....傅卓寰 (94)

思南白号军起义据点汪家寨考证.....汪育江 (99)

岑头盖白虎嘴遗墨.....编辑拾遗 (102)

白号据点岑头盖、荆竹园旧址选摄

.....思南县文化馆 (107)

国民党思南县政府简述(附表).....谢健民 (109)

思南县警察局记略.....	张著鸿(115)
思南县救济院概况.....	张著鸿(117)
思南塘头飞机场史况.....	余汝来(119)
飞机仰卧白鹭洲.....	张观伸(122)
思南矿藏之一——雄磺.....	安元雄(124)
思南黄牛简介.....	郭炳纲(127)
稿 约.....	编辑室(130)

解放思南——沈廷梅同志回忆录

(一九四九——一九五二)

饶儒清 黄国瑞

沈廷梅同志现年80岁，系思南解放时第一任县委书记，于1952年就调离思南，现任云南省地质局党委付书记兼工会主席（已离休），为了整编思南解放后的史料，我们访问了老书记，现将记录情况整理如下：

解放思南建立新政权

一九四九年春，大军在长江以北整编作渡江的准备，当时我在山东聊城县任县委组织部长，根据上级指示，渡江后即将解放大西南，叫我带半个县的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县的架子，以便随军渡江，接管县的地方工作。经过动员组织约七十人，在合寨训练一个多月。我们都是北方人，北方一望无际，一踏平原，听说是要到南方，特别是要到大西南，据说那里山高路陡，少数民族多，同志们思想有些紧张，但解放全中国势在必行，为了适应形势，我们在合寨临时搭了一个独木桥，在桥上进行过桥训练，开始同志们走在桥中掉到桥下，好在桥不算高，掉下去再上来，经过多天的训练，终于克服了困难，这时与大军在一起随即顺利地渡过了长江。

过江后我们即进入江西，开始在临川县我任县委书记，张佃一任县长，约一个多月又转到进贤县工作。在进贤我奉调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即与王殿祥同志二人走到余江县的邓家埠就因病不能走了，是发恶性疟疾，百药无效，达一个月之久。后当地一个老中医，只八钱四味药，一服病即松，三服全愈，可谓当地名医。

病愈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这时地委指示不去了，就叫我在余江负责组训，准备全部进军大西南。我们是属于第二野五兵团（杨勇兵团），区党委驻扎上饶，地委在鹰潭，江西是属于四野接管，因此我们在余江动员江西同志三十余人共约一百人，经鹰潭至上饶集中出发。当时据说是到四川，训练后期又宣布赴贵州，同志们又产生思想抵触，认为四川还差不多，四川是天府之国，贵州，自古以来就称南蛮之地，语言不通，苗子要放蛊（音古。最毒的虫）……经上级召开大会进行动员，宣传政策，讲清形势，大家才安定下来，而且树立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定信念。部队向贵州挺进，爬过雪峰山到达芷江后，因铜仁地区是军队接管，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经镇远地区和铜仁地委（军分区）协商把我们调到铜仁地区。到三穗县后，铜仁地委明确我们接管思南县。在三穗县帮助工作一个多月，等待部队与黔东南纵队（游击队）联系好后，我们于一九四九年古历12月24日由三穗行军经过玉屏、石阡、由塘头到达思南县城。

大军解放思南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即古历9月27日）。

进入思南城是一九五〇年元月二十二日下午，大军解放思南后，当地地下党游击队（即黔东北纵队）已接管思南，我们由三穗来的同志又分为两个县，张佃一同志带领一部份赴印江，我和其余同志在思南。黔东北纵队为160人，司令员先仲虞，副司令员朱亚（已重病在床），以及其他负责同志，我们会见时，执手言欢，互道辛苦，当时会见的可能还有持维会的周朗川、陈廉矩、李慎之、何春泽等人。

思南维特会是在大军解放思南前夕组织的。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如风驰电掣进入贵州，解放城镇的消息频频传进思南，伪县长李剑青已吓得逃跑，城内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地方法院院长周朗川召集大家商议，提出组织维持会，周说组织维持会的目的是维持治安秩序，支援解放军过境，得到大家赞同，都想叫周担任主任委员，周以自己不是本地人推谢，于是公推陈廉矩为主任委员，计参加的有何春泽、安友维、张跃廷、张笃生、朱荣封、赵桥生、周朗川等，以及其他人员一百余人。我人民政府转移铜仁后，即变为土匪工作的组织，政府转移回来，第二次解放思南后，即行取缔。

我们进城后不久，紧接着地委组织部长宣布地委明确沈廷梅同志任思南县政委，朱亚同志任付政委，先仲虞同志任县长。同时由地委组织部长主持我们与黔东北纵队领导同志双方研究建立思南新政权的问题，在会上经过反复协商，确定组政情况如下：

沈廷梅负责党的工作，建立中共思南县委员会，沈廷

梅任政委、朱亚任付政委（未几即逝世），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共青团，当时两部无部长，第二年王岱云提为组织部长、李吉民为宣传部长，于明传为团县委书记。

成立思南县人民政府，先仲虞任县长，下设若干科：秘书科安熹为科长，张楚材为副科长，民政科齐振邦为科长（不久齐调走科长由安熹担任），财粮科刘鸿山任科长，工商科高勤斋任科长，教育科郭屏周为科长肖思平为副科长，建设科邵冠群为科长，张著奎任副科长，成立县公安局，张兴鲁任局长。

接管比较顺利，伪县长李剑青早已逃跑，对未逃职员，我们按照中央政策规定，只要自愿继续工作又没有民愤的仍然叫其安心工作，为国家出力，如原助理秘书李伦、周士义仍留政府工作。同时接收各机关企事业，头头未跑的一般也安排付职或其他工作，我们派正职。人民银行派谭刚任行长，贵州省银行思南支行经理徐礼宗仍在行内工作，法院、邮电、医院、盐务局当时未动，中、小学校未动，伪盐务局长后因重大贪污作了处理。

对游击队员的安排配合：游击队一百六十多人，还有由游击队争取过来的思塘镇十六人，镇长周肇西个人逃走，我们安排警卫干事田清为付镇长，伪区长张锡忠三十人，震武乡乡长刘仁喜一百五十人，四维乡乡长白朝珍三十人，允文乡乡长杨天斌三十人，周跃群十二人，塘头陶国平八人，思穆乡乡长杨秀毓六人，计二百八十二人，合计四百四十二人，经过凤岗整编后，组成思南县大队，

县长先仲虞兼任大队长，我兼任政委，辛衍英任大队附，下设三个中队。

第一中队长朱俊，付队长罗坤，辖三个分队：第一分队长田景铭，第二分队长黎明辉，第三分队长冷乾德；

第二中队长朱开阳，付队长黎顺印，辖三个分队：第一分队长王守义，第二分队长汪文德，第三分队长杨天钱；

第三中队长刘仁喜，也辖三个分队：第三分队长罗成芝，一、二分队长的名字一时记不起。

对区、乡的接收，凡是区长我们派人充任，去各区的同志既是政工人员，也是武装人员（因都携带有枪支自卫），至于区乡其他原有人员（包括伪乡长），只要没有民愤，一律留用不予撤换。对区、乡的武装全部接管统一领导。就是说，一是财经，二是武装按中央规定都要接收，但武装大部份都是由游击队接收的。

新政府成立是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成立时开了大会，同时接着又开了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在会上主要讲了政策，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自耕自足，使人人有事干，公买公卖，安定人心。

一九五〇年四月七日思南县人民政府转移是为什么呢？当时是根据省军区的指示，铜仁地委作出决定把西五县（思南、石阡、印江、德江、沿河）暂时撤出，集中到东四县（离地委近一点），思南县撤住江口。其原因是贵州解放时，伪军四十七军所辖的两个师（三二七、三二八）是起义投诚过来的，领导人员基本上未有改编，在三月上旬几个师先后叛变（反水），当时为了集中兵力对付叛

变的伪军，解决贵州大局问题，把驻铜仁地区的兵力除留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兵力去围剿伪军（这是省军区的统一安排），他们叛变后又与地方的恶霸官僚土匪勾结起来，使地方上的小股伪区乡武装力量相继叛乱，三二八师的伪团长何斗魁带领一个团的武装（不到一团兵力）在思南的允文、永安，合朋等地活动，支持土匪吴敦仁（石阡）、周光荣、陈古桐伪乡长；秦明善土匪头子的枪枝弹药，也用以组织暴乱，其中有由黔东北纵队争取过来又反水叛变的伪区长张锡忠，伪乡长刘仁喜（整编后第三中队队长）、白朝珍等人。当时区乡保甲未动，我政府派张连合同志任合朋溪（五区）区长，随去三人，原区长张维汉，乡长秦明善亦未动，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古正月十七）下午四时，合朋土匪叛乱，其时张连合同志正在庆德八村召开群众会，秦明善带了十多人到庆德找张谈工作，张走在前约行半里多路，听见背后枪机响声，张回首一看，见一匪徒正持枪比向自己，情知不妙，随手拿出盒子枪向匪群打了一梭子弹，匪徒四散逃走，张追数十步就回合朋区，刚到区门口即听到区里枪响，随即由一家群众家后门走到青杠林隐蔽，在林中隐约可见区政府周围被包围并用稻草遍烧搜查。直到晚上十点见火熄人静，张才慢慢由林中出来，迂回到小河沟由倒流水过河，在过岩头河一二里许的一家老百姓处休息后，又被护送到许家坝，这时快天亮了（这家老百姓忘其姓名，是四川人，在此安家的，是老帮工，后来政府作为有功人员给予奖励）。与此同时，在合朋当时牺牲二人，一是江西熊同志，一是本地人。

另一个老师被害，这个老师叫李金泉，是思南人，解放前在合朋教过书，解放后仍在合朋教书，匪徒怕他检举告密，在他头部猛砍一刀未死，丢在后寨万人坑内几天才死。五区联合会主任郭子衡同志与一个留用的田同志在秦家寨同时牺牲（后追为烈士）。伪区长张维汉带段学礼（华北人）在青杠坡（当时属五区管辖）共同为谋，但张为人奸猾，当时未将段学礼杀死，将他安排在一个地主家里，认为事成再来处置他，如事不成他张维汉保护了一个同志，我政府总不会处理他了；第二次解放思南后经过查实段学礼以投敌罪判处十五年徒刑。第三天张连合由县带一个连返合朋清剿土匪，未赶上匪徒，到匪首秦明善家亦空无一人，就将秦明善家一口大棺材安埋了熊同志。在长林坝住一晚即到文家店去了。三月十四日（即古正月二十六）永安、允文土匪陈古桐、周光荣叛乱围攻区乡政府。三月二十五日（即古二月八日）大坝场区政府，被匪首白朝珍重重包围攻打一天一夜，终因众寡悬殊，干部12人全部牺牲。三月二十六日（即古二月九日）塘头匪首大老花、小老花众匪徒围打区政府，时正值我解放军一个班奉命由文家店送行军水壶至思南，经过塘头即与匪接触，这一班坚持战斗到下午六点，因弹尽无援，全班十三个同志全部牺牲在塘头筛子堆。三月三十日（即古二月十三）许家坝匪首程刚将区政府包围，这时刘庆超同志正在许家坝，刘即带领武工人员冲杀出区，返回县城，在冲杀中牺牲一人。由于上述原因，地委决定把西五县撤回铜仁（东四县），不牵制到我军主要兵力，有力地消灭敌人，这

是符合毛主席讲的不为一城一地，暂时撤离城镇的战略决策的。

在江口驻扎三个月，剿匪取得初步胜利后，又于七月九日向思南进发第二次解放了思南。

返回思南后，为恢复经济，繁荣市场，我们抓了一下经济建设。

经过清剿我们的工作就较主动了。五〇年成立了粮食局，五一年地委分配征粮任务一千二百万斤，主要解决部队粮草的需要和上调任务，对外出售由贸易公司粮食经营组负责。人民银行开展了对扶持工商业的贷款。原市场流通的光洋不能流通，要由银行兑换，开始群众对人民币不信任，几个月内仍是人民币和光洋同时流通。贸易公司成立后直接到上海进货，小商店可以在贸易公司批发进货，但必须是人民币，如是光洋应通过银行兑换人民币才能使用，逐渐限制了光洋在市场流通。贸易公司未成立前，是湖南行商运贩，我们贸易公司的货比湖南商贱，都向我们进货，贸易公司还设有土产组，收购土特产品，未设前，也是湖南来收，他们压价杀价。我们成立后，按照国家价格政策收购，价格提高了，均向我们出售，抵制了湖南的商贩，群众很满意，光五倍子一年就收二十多万斤。当时无马路，组织运输站挑运和马驮，初步起到了运输物资的作用，五一年建成铜思公路。

在五一年召开了一次政协临时代表会，主要研究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成立工商联的问题，李慎之等七、八人也参加了会议。

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

我们回转思南时，部队已集中优势兵力，采取“铁壁合围”的方法对叛变师团进行清剿，匪军已经退出城镇，思南城在我们撤离后，伪县长黄友群只在城里三天，即行逃窜，剿匪工作比较顺利，我们主力部队共几个师四川还派来贵州一个师，光在思南研究的是两个师的领导干部，具体研究兵力部署，进行围剿，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匪军主力基本消灭。

我们撤离思南时，伪三二八师叛变，其中一个团的伪团长何斗魁将这个团带至石阡和思南的文家店边境活动，与凤岗的史壁周、石阡的吴敦仁、文家店长信的罗炳坤匪首共同组织一个反共联合司令部，思南参加的匪首还有二区刘仁喜，三区包正东，四区程刚，五区秦明善，六区大小老花，七区白朝珍，九区陈古桐周光荣等，对思南、石阡、凤岗城乡进行疯狂的骚扰，在思南城内，伪县长黄友群召开了一次反动会议，会上主要研究如何对付人民政府，企图消灭共产党，梦想复辟，夺取失去的天堂，维持国民党政权。

我军46师齐师长坐镇思南清剿，经过三、四个月的围剿，最后集中在梵净山围剿，当时梵净山已积雪，敌人在天冷粮尽情况下主力全被消灭，但地方土匪势力，仍不甘心失败，伪县长黄友群移住文家店区荆竹园，地方上的匪都集中在那里，他们储有一年的粮食，并开反动会议，布设四卡（东西南北），守住阵地，企图作垂死的挣扎。我军一三八团驻守思城，赴文家店区围攻荆竹园，经过几天的战

斗，终于拿下了荆竹园，消灭了敌人。

在基本消灭敌人武装主力，打垮地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我人民政府进行清匪反霸工作。

各区已恢复新政权，清匪反霸主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结合建立农协会清理残匪，宣传政策。我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被迫参加，自动交待不予追究，即使是惯匪不是罪大恶极的，可以投案自首，改过自新，也不作追究，可以回家安心生产。通过宣传自动来城投诚的达百余人，集中在四川会馆悔过自新，结合优待俘虏政策，不搜腰包，不打骂俘虏，教育重新做人，遣散开路条、发路费；对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主犯，即行镇压。通过政策宣传，发动群众，力量甚大，对土匪压力不小，匪首程刚、陈古桐就是群众捉获归案的，如陈古桐在五二年土改中装扮一个老头被群众捉获，匪首秦明善逃窜外地改名换姓被湄潭县人民政府捉获，我县人民政府派南文轩同志及一个姓秦的前往认领押回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坏蛋终于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当时镇压不少，如程天祥曾任反动军官，伪装和尚，寓住小岩关半山腰，无恶不作，奸淫妇女，刺探我军情报和我党政动态，向匪告密，群众恨极，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在清匪反霸中结合戒烟禁赌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输入我国鸦片，毒害我国人民，凡吸毒的人，开始感到精神振奋，不吸则颓废萎靡，日久面黄饥瘦，身体衰弱，因此洋人呼我们中国人为“东亚病

夫，到这时，欲戒不能，不吸不可，虽然国民党也曾提出戒烟甚至有的被关进班房，出来仍吸食如故。因那时官民都吸，在那“海莫如深”的时代，怎么能谈得上戒烟呢？这样一来没有钱不惜卖衣服，甚至伤风败俗，出卖儿女，有的去当土匪抢人。赌博也是如此，过去赌风甚炽，有的为赌至倾家荡产的，到后来铤而走险去偷去抢，所谓饥寒起盗心，实由此而产生的。

人民政府成立后，决心结合清匪反霸，实行戒烟禁赌，通过发动群众，宣传烟赌的危害性，政府并明确规定。所收烟土不许干部私藏，一律上缴。当时各区收缴的烟具和赌具，立即砸毁，收缴的烟土当众烧燬，群众看到政府办事公正，决心很大，不少人自动向政府交出，也有少数人徘徊观望，隐藏不交的，经群众揭发，妻儿检举，均迫其交出。通过这一运动，吸烟的绝迹，赌博的也没有了。这是百多年来的政府办不到的事，人民政府一举而禁绝，人心大快，使中国人民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一九五二年开展了三反运动。建国两年来，中央发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有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在工商界出现了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现象，如不进行三反五反，国家经济就不能恢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管物的贪污物，管钱的贪污钱的旧作风就不能制止，因此中央决定在县城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我县先以盐司、税务为

重点、以后在财经部门铺开。局长肖治安逃一船盐到沿河在潮砥私自出卖，报说事败逃跑。肖系武汉人、在三反中派人至武汉押回。还有其他贪污，税务部门与商人勾结，造假税票贪污千多元，商人漏税，干部受贿。县成立打虎队，号召手脚不干净的，轻装上阵，自动下楼。经过运动打出大中小老虎数百人，通过核实大老虎是少数，小老虎还是有的。最后作了处理，对严重的判了刑。通过运动，干部普遍受到一次思想路线斗争的教育，对搞资本主义的人进行有力的打击，从思想上转变了作风，煞住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思南县从1951年6月开始开展了土改运动。由于干部缺乏，在土改前和土改中对地方干部，进行了培训。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干部地方化，确实有他的好处。本地干部熟悉本地生活习惯，容易做到实事求是，外省干部对当地生活群众习惯有差距，思想不安定，再则有家庭牵挂的，开始来时为了解放事业信心足，现在毕竟有家乡观念。特别是干部缺乏，虽来时是一个县的架子包括江西同志，仍不足，因此培养地方干部就感到迫切需要。

一是办短期干部学校，在有中学程度以上学生中招考进行培训，共办两期。第一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共一百五十余人，培训一个月；第二期十二月下旬开始，八十余人，培训半个月。第一期输送德江县七十余名。

二是抽调农村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在土改中培训。经过实践，考核提拔为干部的，全县有一百五十余人。其中土改第二期结束，进入第三期时，第一批提拔为村区长的八人。

三是充实农村基层干部，如村长、农会主席、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巩固农村政权基础。因新政权成立初期，不免有封建势力的代理人混入农会，经过土改考查，撤换了一批，充实扩大了一批，经过土改锻炼，提拔了一批，加强了基层领导，巩固了村政权。

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重要一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贫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而土地所有权却掌握在少数地富手里，农民一年辛勤劳动，受尽地租剥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民政府成立后，实行耕者有其田，从地主手中将土地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使广大农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土改是省统一布置的，我由省开会回来后，召开了干部会传达，另开了群众大会，各区乡村都派人参加，共400余人。首先传达精神，经过启发动员，诉苦、展览、到会的无不痛哭流泪。会上讨论了阶级划分政策界线，对城市工商业的划分也进行了讨论，特别明确了不管是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其工商业部分不得侵犯的政策。同时进一步地明确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要注意掌握政策。对富裕中农的财产坚决保护，不得侵犯；对富农只征收其剥削部分，对官僚地主采取

没收的政策，但留给与贫雇农同样的一份土地和房屋农具，给以出路，监督劳动，使他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大的封建把头、大恶霸、大官僚、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在土改中结合镇反坚决镇压。对个别封建势力较大的村寨，群众顾虑大，不敢揭露封建势力，我们采取了对大地主全家移居的办法，群众便很快的发动起来，顺利地开展了土改运动。

整个土改共分四期，试点在塘头白鱼沟（第七村）村开始，然后分期铺开的，时间从五一年六月试点起至五二年六月基本结束。

土改与生产相结合。在土改中我们认真地总结了老解放区的经验教训，始终注意抓生产发展，从农民分得土地农具后，就积极地领导农民搞好生产，夺得了一九五二年农业大丰收。一九五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一万六千二百六十三万斤，比一九四九年粮食总产量的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六万斤，增产粮食三千五百一十七万斤、增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六。

在土改基本结束的时候，我奉调西南工作。在思南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与思南广大干部共同做了这些工作，自己贡献不大，现就记忆所及，就谈这些。由于时间久了，难免有差错，请核实更正。

一九八二年二月

旷继勋同志的少年时代

· 张 文 正

编者按：据现有资料所载，旷继勋同志传略，唯缺少年时代部份，急待补充。旷继勋同志原籍思南城关，搜集补缺，刻不容缓。按继勋同志出生年月推算，今年应为八十五岁，儿童及少年时代的亲友多已去世，为抢救这一珍贵史料，县政协副主席安熹，文史资料编辑组傅卓寰，邓其傅，张文正等同志于1931年12月至1982年3月，遍访城乡有关知情老人三十余人次，有两位老人与旷继勋同志相识，而且是近邻，其中一人并曾与旷继勋及其二弟旷大游玩耍过，还去成都旷继勋同志处居住过一段时间，史料来源较可靠，特刊录。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旷继勋同志，祖籍江西，于明永乐年间迁来思南城关落户。后迁思南大河坝区桃子埡庙塘湾。约于清光绪年间，又迁回思南城关，先住横街（今二街粮店左方约100公尺处，直达河边的一条小街。现尚存），后又迁安化衙门（今二街人民会场一带）。家道清贫，无产业，租刘姓房子居住。父名旷广甫，有文化，懂中医，靠赶乡场卖中药维持全家生活；母熊氏，城关郭老